

# 纸牌屋

## 2 玩转国王

[英] 迈克尔·道布斯 著  
何雨珈 译

HOUSE  
of  
CARDS  
2

*To Play the King*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# 纸牌屋

## 2 玩转国王

[英] 迈克尔·道布斯 著

何雨珈 译



HOUSE  
of  
CARDS  
2

*To Play the King*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纸牌屋. 2, 玩转国王 / (英) 道布斯著; 何雨珈译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1

ISBN 978-7-5500-1211-0

I. ①纸… II. ①道… ②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313671 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4-361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Fontana under the title: To Play The King

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2

Copyright © Michael Dobbs 1992

Translation © BEIJING RUYIXINXIN PUBLISHING CO., LTD 2014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: 330038  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  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  
E-mail [bhz@bhzwy.com](mailto:bhz@bhzwy.com)

书 名 纸牌屋 2: 玩转国王  
作 者 [英] 迈克尔·道布斯  
译 者 何雨珈  
出 版 人 姚雪雪  
出 品 人 柯利明 林苑中  
特约监制 苏 辛  
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  
特约策划 彭晓蓝  
特约编辑 彭晓蓝  
营销统筹 卢 渔  
营销推广 杨 蕊 徐江宁  
封面设计 熊猫布克  
责任印制 张军伟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1/32 880mm × 1230mm  
印 张 11  
字 数 280 千字  
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 39.80 元

ISBN 978-7-5500-1211-0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4-327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1990年，作为《纸牌屋》的续篇，我开始写作《玩转国王》。下笔创作这本书的原因之一，是我预感到王室这艘“豪华游艇”正面临惊涛骇浪的考验。我在书中写到破裂的婚姻、金融界的丑闻、颇富争议的政治事件和公共场合令王室蒙羞的事件。不出所料，接下来的几年里，伟大的王室简直近乎“吹毛求疵”地忠实于我的原著，各种类似的闹剧紧锣密鼓地上演。有时候甚至像我的书就要拍成电影，各路人物粉墨登场，在公共场合进行着选角活动。我本以为我这本书会成为某种警告，结果完全没起到作用。我写的是《纸牌屋》续篇，而“温莎屋”则经历着史上最糟糕的日子。豪华游艇几乎沉没，有的船员甚至被视为累赘，被远远地抛到了岸上。

我虚构的国王形象并非简单地复刻查尔斯王子一个人。历史上王位的继承人不计其数，爱给自己找麻烦的也多如牛毛。我的灵感不止来源于一人，但总躲不过有人喜欢对号入座。我开始写作本书时，查尔斯王子的婚姻正遭遇危机，濒临破裂。当然，官方一如既往地极力否认。于是，我就没给书里的国王角色配妻子。我可不想写的东西被视为“不敬”，因为这不是我的本意。

王室固然经历了厄运不断、悲惨阴暗的岁月，但不管怎么说，王子和他的“集团”展示了非凡的韧性和

复原能力。几十年来，公众的尊重已然缺失。而今天，王室却历尽艰辛重获了这种尊重，游艇加足马力，奋勇向前。

FU（弗朗西斯·厄克特）也没有停歇。距离我创造这个人物已经快三十年了，而如今的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。各种各样的书籍、全球热播的电视节目把他捧成了一个明星。议会与媒体频频提起他的名字。你会不会怀疑，在很多王室成员行宫的角落，他的名字也在口口相传呢？嗯，你可以这么说，但我不可能就此发表任何评论。

迈克尔·道布斯

2013年

国王统统靠边，他们真是太占地方了。

今天，他们就要把他送上断头台了。

两队步兵押解着他，带他穿过公园。四周都是黑压压的人群。昨晚他彻夜未眠，一直在想，人们看到他，会有什么反应呢？眼含不舍之泪？口出轻蔑之语？会不会有英雄劫狱，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？还是会有人口吐轻蔑的唾沫让他无地自容？这都要看谁给“那些人”出的价钱比较好了。但人群竟然没有什么大反应。他们安静沉默地站着，形容沮丧，像被吓坏了似的萎靡不振。他们仍然难以相信，很快就有一人，要以他们的名义被处死了。他走过一个年轻女人身边，她哭喊一声，昏死过去。但眼下结着厚厚霜冻的路中间空空如也，没有人试图阻止前进的队伍。卫兵加快了脚步，无声催促他快点走。

短短几分钟，他们就到了白厅<sup>①</sup>。他们把他暂时关押在一个小房间里。这是一月的上午，十点钟。他知道随时都会响起一阵敲门声，像死神的召唤。但今天的等待却稍显漫长，一直到下午两点左右他们才来。四个小时的等待中，无形的恶魔不断啃噬着他的勇气，

---

① 白厅是英国伦敦市内的一条街，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。在这条街及其附近有国防部、外交部、内政部、海军部等一些英国政府机关。因此人们用白厅作为英国行政部门的代称。——译者注。以下注释若无特殊说明，均为译者注。

他感觉自己的内心已支离破碎。昨天晚上，他本来已经找寻到了内心的平静，甚至已经可以优雅从容地直面死亡。但随着时间在一分一秒的等待中过去，他不能确知何时才是道路的终点，周围的空气一点一点沉重起来，平静被越来越强烈的恐慌所代替。这种情绪从大脑发源，传遍全身，让他五内俱焚，甚至有点小便失禁的征兆。他的思维开始破碎和游离。经过深思熟虑要展现自己的正义、驳斥他们扭曲逻辑的那些言辞突然都消失不见了。他把指甲深深掐进手掌。他知道自己会把那些言辞找回来的，只是时候未到。

门开了。卫兵队长站在黑漆漆的门洞里，戴着头盔，黯然地略略点了下头。不必说话，大家心照不宣。他们把他带走了，短短几秒，他就来到了宴会厅。他很喜欢这个地方。天花板的画出自比利时著名画家鲁本斯之手。橡木门稳重宏伟，堪称一绝。但今天这里显得格外阴郁，他甚至都看不清大厅里的很多细节。战时，为了更好地防守，高高的窗户外面特意围上了红砖，筑起一道防线。只有远端的一扇窗户前，砖石和障碍物被拆除了，一道刺目的灰白光线射进打开的窗口，看上去就像另一个世界的入口。走廊边站成一排的士兵正在指引他“往这边走”。

神啊，天气可真冷。他从昨天起就粒米未进了，他拒绝吃他们提供的食物，但要求多穿一件衣服。现在是派上用场了，他总算没有冷得发抖。要是他们看见他发抖那可不好，肯定洋洋自得地认为他怕了。

他走上两级高高的木台阶，穿过窗户时低了低头。窗外是临时架起的一个木台子，上面站着六个人。而台子下面和周围到处都挤满了人，成千上万，有的步行前来，有的驾着马车；有的站在屋顶上，有的凭窗观望；还有的站在其他有利位置。现在总该有些反应了吧？但当他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进入他们的视线时，原本熙熙攘攘的人群好似一下冻僵在刺骨的寒风中，挨挨挤挤的男女老少噤若寒蝉，阴郁沉闷，脸上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。他们仍然不能接受眼前的事实。

四个大铁钉子被运到台子上。他们会用绳子套住他的颈项，让他站在铁钉子围成的方框中间，免得他挣扎。不过，这又一次显示了他们是多么不了解他。他不会挣扎，他人生的结局不该如此狼狈。他只会对人群说几句话，非常简短，绝不拖泥带水，哭哭啼啼。他希望已经开始发软的膝盖能站得住，不要背叛自己。当然，他遭遇的背叛已经够多了。他们递给他一顶帽子，他仔细地戴上，一丝不苟地把头发全掖进帽檐。表情稀松平常，仿佛只是要和老婆孩子去公园里散步。这是需要好好表现的时刻。他把斗篷解了落在地上，好让人群把他看得更清楚些。

天！冷冽的空气穿透他的身体，刺骨的寒冷仿佛要攫住他怦怦直跳的心，直接将其石化。他深呼一口气，让温热的气息克服突如其来的寒冷。他绝不能颤抖！卫兵队长已经站在他面前了，虽然天寒地冻，队长的眉毛上依然挂着豆大的汗珠。



“请容我说几句话，队长。几句而已。”他在脑子里搜寻着那些早已滚瓜烂熟的言辞。

队长摇了摇头。

“看在上帝的份儿上，就算世界上最卑微的人，也有权利说几句话吧。”

“您的几句话，我担上性命也承担不起，先生。”

“我的几句话也比我自己的生命更重要。是我的信念将我带到这里的，队长先生。我希望最后能再和别人分享一下。”

“不，我不能允许您这么做。我非常抱歉。但我做不到。”

“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您还要拒绝我吗？”他本来镇定自若的声音此刻慌乱不堪，充满愤怒。一切都没有按想象的进行。

“先生，我没有这么大的权限。请原谅我。”

队长伸手去拉他的胳膊，但困兽犹斗的囚徒往后一退，双眼喷射着谴责的火焰。“你们可以不让我说话。但你们永远不能扭曲我的人格。我不是一个懦夫，队长先生。我不需要你在这儿拉拉扯扯的！”

队长往后退了一步，像做错事挨了骂的孩子。

时间到了。无话可说，无处可藏，不再拖延。他们，还有他自己，都会审视这个将死之人的内心深处，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他再次深呼了一口气，肺里翻滚着灼热的气息。他贪恋这份温暖，抬头看着蓝天，不知自己能不能上天堂。牧师厚重的声音响起，

布道辞里说，死亡是最终的胜利，超越世间一切的罪恶与痛苦。但他丝毫不以为然。他没有看到眼前亮起通向天堂的阳关大道，没有来自天国的拯救。只有英格兰的冬天铅灰色的天空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紧紧攥着拳头，指甲全都嵌在手掌中。他强撑着张开手掌，放在裤缝边。他默默祈祷一番，再次呼吸了一口人间的空气，弯腰感谢上帝赐予膝盖足够的力量，让他能有尊严地站立着。接着他按照昨晚在牢房里反复练习的那样，慢慢低下身子，以优雅的姿势卧倒在粗糙的木台上。

人群里仍然没有一点声音。若他说了想说的话，人群可能会骚动起来，群情激奋。不过，现在这样悄无声息也好，起码不会有人找他们麻烦。不公平的对待让他感到愤怒，这种情绪突然排山倒海一般涌来。他甚至没有时间解释。他再次绝望地看了一眼人群中那一张张脸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。双方都曾借他们之名而战斗。而今这些民众安静地站立着，眼神空洞，甚至都不理解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。然而，不管他们如何愚昧，都曾经是他的人民。为了解救他们，他曾坚定地抗击那些为一己私利破坏法制、贪污腐化的人。他输了，然而这正义的抗争终将被天下知晓和承认。终有一天。如果有再来一次的机会，他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同样的道路。这是他的职责，没有选择，没有退路。而此时，在这光秃秃的木台上，他也没有选择，没有退路。新搭建的木台还散发着松香树脂和新鲜木屑的

气味，但他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了。他们会理解他的，对吧？终有一天……？

他的左耳边响起木板嘎吱嘎吱的声音。人群里的一张张面孔仿佛凝固在时间的流逝中，像一幅壁画。大家一动不动。他尿意难忍——是因为天气寒冷，还是绝对的恐惧？还要等多久呢？集中精神，别胡思乱想。来祈祷吧！集中精神！他盯着人群里的小男孩，他不过八岁，衣衫褴褛，形容寒酸，脏脏的下巴上还粘着几片面包屑。他手里握着一块面包，刚才一直在吃，但现在停下了，瞪大天真的棕色双眼，满含期待，死死盯着头上大概一英尺<sup>①</sup>的地方。上帝啊，天可真冷啊！他从未经历过这么冷的天！突然间，他努力想要记起的那些言辞蜂拥而至，如同有人突然释放了他的灵魂。

1649年，查尔斯·斯图亚特<sup>②</sup>，至高无上的君主，基督信仰的捍卫者，合法继承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王国的国王，被他们送上了断头台，曾经尊贵的头颅应声落地。

冬日的清晨，天光尚早。一座宫殿里四下皆寂。查尔斯·斯图亚特往生时，这座宫殿还不存在呢。这座宫殿里有个卧室，窗口能俯瞰四十公顷<sup>③</sup>的花园。此时此刻的卧室里，查尔斯的一位后代惊醒了。睡衣的领

① 1英尺约为30.48厘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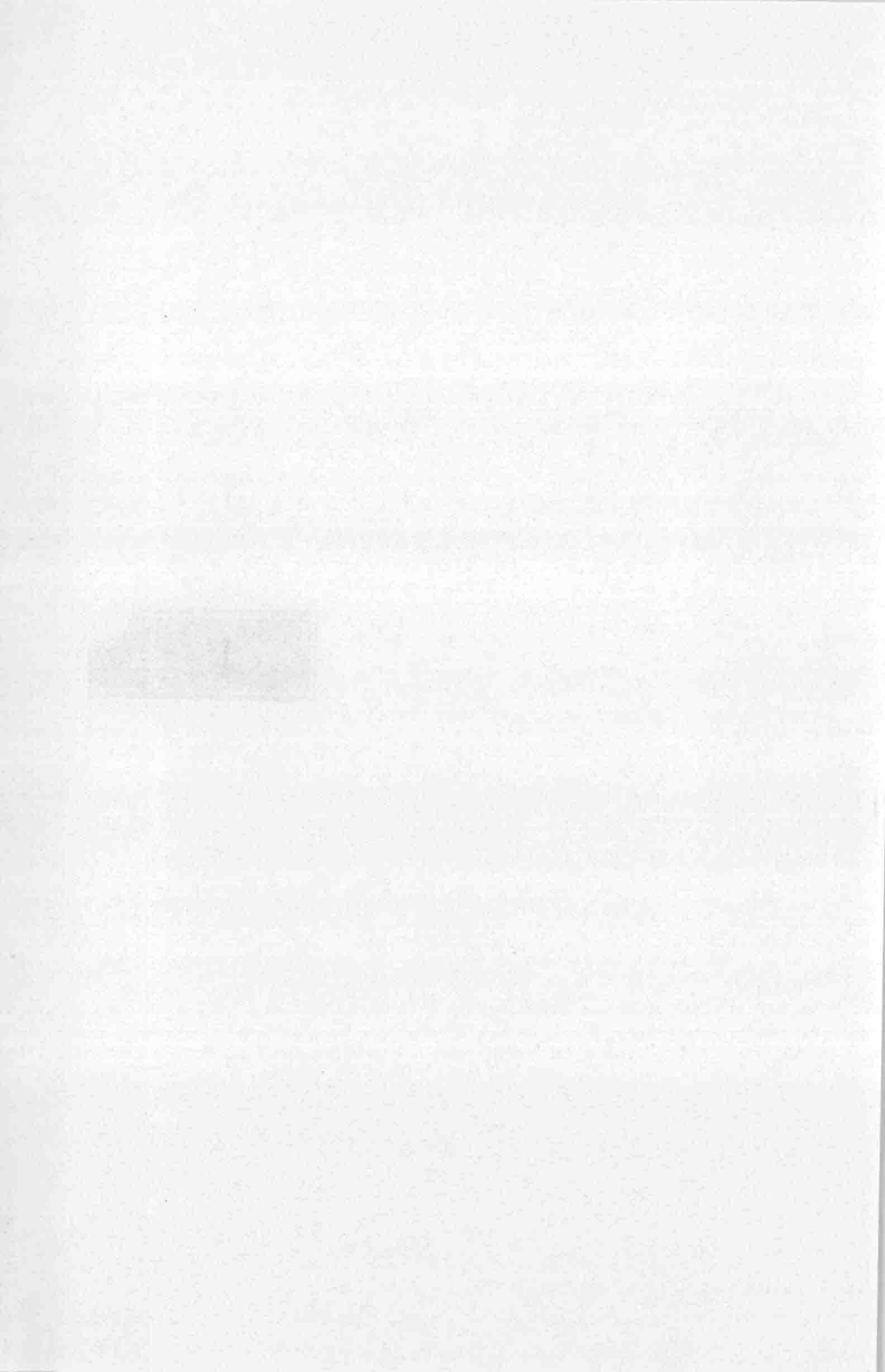
② 即查理一世。

③ 40公顷为0.4平方千米。

口有气无力地牵拉着，他也睡眼惺忪地脸朝下趴着，枕头上全是汗。然而，他却感觉到彻骨的寒冷，冷得就像……就像死神在身边。他一直坚信梦是有力量的，能够解释不可捉摸的神秘的内心世界。他总会在醒来时尽量写下梦里所记得的一切，所以特意在床边放了一个笔记本。但这次他没有伸手去拿，因为根本不用记下来。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梦里人群中散发出来的味道，以及木台上松香树枝和木屑的气息，当然还有铅灰色的阴沉天空和那个冰霜厚重的下午。他还能鲜明地记起那个脏下巴上粘着面包屑的男孩，还有那双天真的棕色双眼中满含的期待。最难忘的是他们不让他说最后几句话时，那种深深的绝望和无力，这让他的牺牲和死亡变得毫无意义，一切成空。不管他怎么努力想把这个噩梦赶出脑海，还是挥不去，忘不掉。



上



## 第一章

十二月第一周

小心驶得万年船。

——中国谚语

这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邀请。他从来不“随便”做什么事情。这个男人习惯了发号施令，不会花言巧语地对你连哄带骗。他要干吗就得干吗，不能如愿他就会固执地坚持，甚至专横地强迫。他要和她一起吃早餐，也从没想过她有拒绝的可能。特别是今天，要换首相了。前任首相下台，现任首相上台，人民的意志万岁。让各种各样的清算和审判来得更猛烈些吧！

本杰明·兰德里斯亲自开了门，这着实让她吃了一惊。他住的公寓好像是专门给人看的，设计太过做作，毫无生活气息。你会感觉这种公寓就该配个门房，至少也得有个秘书或者个人助理之类的随时站在旁边，咖啡喝完了倒咖啡，客人来了要随时跟着，不时奉承几句，同时防着他们把墙上的印象派绘画偷走。兰德里斯本人就没什么艺术气质，宽宽的脸，随时都涨出一种奇怪的紫红色，一脸



的横肉已经开始松弛，就像燃烧的蜡烛滴下的烛泪。这个膀大腰圆的男人有一双很相配的粗糙大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做过苦工，不过他可以媲美苦工的蛮力可是尽人皆知的。谁也不知道，他的“每日纪事”报业帝国一路发展壮大，经历了多少爆发性的大罢工，而他又给多少人使了绊子，毁了他们的事业。最近，他干了一票大的，被毁掉的这个人此刻正等待着驱车前往白金汉宫，将首相的位子连同所有的权力与威望都转手他人。

“奎因小姐。萨利。真高兴你能来。我好久以前就盼着这一天了。”

她心里清楚这不过是场面上的假话。要是他好久以前就想见她，只要动动嘴安排一下就好了。他陪着她来到大客厅，这个房间是这座顶楼豪华公寓的主体。外墙全是特别流行的高强度玻璃，能远眺泰晤士河对面议会大楼壮观的全景。地板上错综复杂的木质花纹，让人不禁揣测是不是砍光了半个热带雨林才达到这个效果。对于一个来自贝斯纳尔格林区后街的平民小子来说，他混得可真不赖呢。

他领着她往前走。映入眼帘的是一套巨大的皮沙发，配了个咖啡桌，上面摆满了热气腾腾的丰盛早餐。亚麻餐巾叠成好看造型，漂漂亮亮地点缀着各式各样的盘子。这一看就是刚刚才准备的，但却看不到任何人忙碌的身影。她表示不想吃东西。他也没恼，只是脱下外套，对着面前的一盘食物大快朵颐。她拿起一杯清咖啡，等着他开口。

他专心致志地吃着早餐，吃相和餐桌礼仪可真是不敢恭维。偶尔也闲聊一两句，但给予盘子里鸡蛋的注意力显然比给予她的多。有那么一会儿她甚至认为，面前这个人肯定觉得邀请她来是个错误